

叢佛
書學
印度佛教史略

叙 指

吾人治學先宜習其概論與歷史。雖佛教亦無以異。佛教概論未見有善本。惟佛教史因材料積以日多。方法趨而漸密。東西學者競事著作。甚有可觀。余嘗讀日域荻原雲來博士書曰印度之佛教者。史實學理楚楚條疏。頗能舉佛教發展之經過。而與讀者以大體之概念。其自序謂堪供通俗之用。蓋信語也。因思吾國研究佛教者多驚玄遠之談。屑視歷史爲不足道。既昧於佛教與時代思想之相互關係。所學亦終不獲運用於實際。若荻原氏之書。誠足以藥斯弊矣。治學之暇。遂依其結構重爲編訂。蓋又取諸崛謙德馬田行啓諸氏印度佛教史之說而有所改正也。篇中挿入佛像地圖數幀。篇末又附舊作之史表一種。以便讀者之參證。至於敘述頗有未詳之處。名之史略。俾見其本真云爾。

印度佛教史略目次

導言

第一章 佛陀出世以前印度之住民及其宗教 一

第二章 佛滅後佛教發展之概觀 五

本篇上 佛在世時之佛教

第一章 穢尊略傳 七

第一節 成道以前 七

第二節 成正等覺 十

第三節 轉法輪 十一

第四節 其後之教化 十三

第五節 入涅槃 十六

第二章 教法之大要

十七

第一節 緣起

十七

第二節 四聖諦 一苦諦 二集諦 三滅諦 四道諦

十八

本篇下 佛滅後之佛教

第一章 根本佛教發達時代

一十五

第一節 第一結集

一十五

第二節 根本分派 第一段南方所傳 第二段北方所傳 第三

二十七

段第二結集 第四段兩大天與兩阿育

第三節 枝末分派 第一段南方所傳 第二段北方所傳 第三

二十三

段兩傳同異及各部分出年代之考定

二十三

第四節 諸部宗義 第一段大衆部 第二段說一切有部 第三

三十六

段犢子部

三十六

第五節

阿育王

四十一

第六節

第三結集及佛教之傳播

四十二

第七節

阿育王以後至迦膩色迦時代 第一段王朝之變遷 第

二段佛教之狀況

四十三

第二章 大乘教興隆時代

四十六

第一節 龍樹

四十八

第二節 大乘之意義

四十九

第三節 小乘之發達 第一段說一切有部之發達 第二段經部

之發達

五十三

第四節 大乘教之發達 第一段諸法實相論 第二段阿賴耶識

緣起論

五十六

附圖一 釋迦世尊像

附圖二 釋迦布教地圖

附圖三 阿育王時代佛教之傳播地圖

附圖四 大乘分布地圖

印度佛教史略

導言

第一章 佛陀出世以前印度之住民及其宗教

佛教之興，爲印度宗教思想發達變化中之一階段，故其思想關於本體論、宇宙論、來世論 Eschafology 等，皆與從前之思想有密接之聯絡。欲明佛教思想之起原，與變遷，必知其所從來。今請於佛教史之序說，一言佛教以前宗教思想之梗概。距今約四千年前，曾住於中央亞細亞之阿利耶民族已東南徙而越信度庫斯分爲二部。一部西南而入波斯，其他一部更東南往於迦布爾 Kabul 及其東印度 Indus 河上流之朋闍白 Panjab，且逐漸移住蕃殖遂及全印度。此則初沿東南之殞伽 Ganges，Ganges 流域而進，至西紀前一千年頃乃達於恆河河口。印度之大史詩摩訶婆羅

多 Mahābhārata 十萬頌中所載之戰記嘗敘此時之事，其後更南徙於錫蘭，則西紀前約五百年矣。此五百年間，阿利耶民族與土人之交涉爭奪，印人嘗以擬個人之動作而爲羅摩衍擧 Rāmāyana 二萬四千頌以記之。

當阿利耶民族之始住於印度西北境也，其酋長畏敬崇拜日月風雲水火山川等之自然現象，信有神靈而對之祈禱，現世幸福及家門之繁榮，於是別有司祭者出，特名之爲婆羅門 Brāhmaṇa。婆羅門歌詠天象地儀之雄偉備至，所崇拜之神靈以自然物之當體爲始，漸信其有道德的性質，能司賞罰與奪，同時又以哲學思想爲涵養。如是所作讚詠之頌，後集爲梨俱吠陀 Rg-Veda，其意云讚誦明論也。由此吠陀觀之，則其時宗教雖爲多神教而帶一神教之色彩，有時又雜以汎神思想也。次後爲諷詠之便，又集頌文爲婆摩吠陀 Sāma-Veda，記祭祠爲夜柔吠陀 Yajur-Veda，二者之義如次爲歌詠明論，祭祀明論，內容所載大都引用梨俱吠陀，又有以梨俱吠陀之頌爲基本而別製作者。以上三吠陀用於供養神明時，由各別之祭僧諷誦之。至於後

來有以舊傳俗信之方面爲據而集無關神供之咒術文者，別名阿闍婆吠陀 Athar-va-Veda，意云禳災明論。合前，卽四吠陀也。從此時代阿利耶民族漸沿殞伽河流而東南，婆羅門族旣佔社會之最上位置，遂成僧侶一階級。則不復如昔日之向外活動，而內顧以生沈思熟慮之習，固守從來之讚頌與傳說，解釋其祭祠之法式，又詳定其文句之意義，以至養成煩瑣與神秘之學風。而徒拘拘供養禮拜等形式，宗教上行儀亦多秘密之意義，其事遂悉爲婆羅門族所獨占矣。卽以教理愈煩，思辨愈深，儀式愈密，婆羅門族益能保持自己之地位，社會道德未免有不振之狀態。當此時也，宗教若哲學思想有稱爲婆羅摩拏 Brāhmaṇa 一類之文學，其義云神學書也。其主要目的本在實際應用四吠陀頑中之材料，但所說範圍甚廣，制限蕩然，次後更有於古來聖典下哲理的考察，又以爲行儀式時含有哲理而以祭祠儀式爲哲理之表號者。記述如是義理有一類之典籍，別名阿蘭若迦 Āranyaka，意謂用於林中之籍。蓋婆羅門至老年時，以隱於林間專事祭祠爲常法，制定其時祭祠之法式卽在此書，故得森林

書之名矣。然其書中所說決非限於祭祠之法式，且爲婆羅門摩之一部分，即其最後分也。當此哲理的考察漸以深廣之時，吠陀之傳持遂有各派，婆羅門擎亦隨以分派。此時各派有類似之哲學的研究起，乃選出各阿蘭若迦中重要之部分，而特名爲優婆尼沙曇 Upanisad，此乃哲學又哲學書之意。若細說之，又有秘密語、秘密文、秘密義之意。其思想之主要部分乃由刹帝利 Kshatriya 種姓創始，而婆羅門 Brahmana 族和之。研究愈進於高尙幽玄，所說乃兼哲學宗教之性質，蓋二者相須以窮宇宙之秘奧而出生死之迷界也。此時宗教家有立深邃之學說者，有趨懷疑思想者，又有誠實於解脫之道而爲隱遁者，其傾向頗不一致。

依上所說，佛陀出世以前印度宗教思想之狀態可大別爲二期：第一期自上古阿利耶人南下至於西紀前約一千年，其間以四吠陀表白一般思想，故學者便宜上名此爲吠陀時代。爾後五百年間以解釋四吠陀之婆羅摩擎文學代表一時代之思想，故可別名爲婆羅摩擎時代。

今更勘佛教思想淵源於古印度哲學思想之處。則由梨俱吠陀時代之末葉以來，梵 Brahman 之觀念漸次發達。按梵爲中姓名詞，有增大祈願之義。增大謂吾人意志對之亢進歸向，其他一面即希望吾人向上而與神一致，或得神之恩惠，故梵又有祈願之義。以此祈願之靈變化爲神，即云沒哩訶塞鉢底 Brhaspati，又云婆羅賀摩訶塞鉢底 Brahmanaspati，皆有祈願主之義。沒哩訶塞鉢底以梵爲宇宙之主，爲世界中最初生之太陽，由此而生萬物，故得生主 Prajāpati 之號。後來之思想發達極致，遂絕待獨存 Svayambhu 而爲宇宙本體，所謂沒哩訶塞鉢底乃不復有道及者。又自一方面言之，古來哲學的思索每求宇宙之解釋於一己之心，以爲世界則無常且苦，其本體則常住而唯一，是名爲我 Atman。人之肢體由是生，人之活動由是起，而外界萬物皆因是而存在。此蓋以人爲宇宙萬物之靈長，人生之窮極本體在我，推知宇宙終極本體亦在我也。於是「我」與「梵」純然一物而二名，俱得宇宙內在的統御者 Autaryāmin 之稱。其所異者，不過我由哲學的推理定爲萬物之本源，梵由

神學的考察知爲萬物之自性；一則似靈魂，一則似靈性耳。夫我與梵則皆屬宇宙一元的本體也，其與差別界之現象復如何說明之耶？曰：是在摩耶 *Māyā*。摩耶謂幻，我之外無別體。人若證悟我之實在，則生死之迷妄恍如昨夢而消滅無踪，此其所以爲幻也。然人爲無明 *Avidya* 所盲，不知差別界之假有，因愛欲 *Kāma* 而造業，輪迴生死終無出期。今故示人以出家修道之要，知無明爲生死流轉之大本，而求智明 *Vidya* 以爲對治，則得如實知「我」與「梵」冥合，不更流轉生死，是爲梵涅槃 *Brahma-nirvāna*。惟是智明亦非偶然而起也，別有引生之方便焉。所謂一方離一切欲而成捨離 *Saṃnyasa*，又一方爲遣除妄情專心於我相而成觀行 *Yoga*，有一者而後智明漸起也。由此觀之，因我論之結果而有厭世觀、出家、修道、輪迴與解脫、業感緣起、根本無明、捨離與觀行等，是皆印度哲學宗教思想從古代而漸次發生，決非一家之創說也。爾後乘此等思潮以立教派者不一而足，數論 *Sāṃkhya*、禪那教 *Jaina*、佛教，則其重要者也是三者皆由優婆尼沙曇哲學之唯心主義展轉變化而發達，且時代先

後相去不遠，故三家教義每有類似之點，亦無怪也。其中數論一宗以優婆尼沙曇中實有之我與非實有之幻別立爲二事，謂我爲神我 Purusa，幻爲自性 Prakrti，而各加以特別解釋。禪那教以我爲命者 Jiva 亦與幻異，與數論同。在佛教獨不然，於古代哲學所立我幻二者之中，唯取幻之一部分以爲因緣生法，而否定有我。

次詳數論之教義，因其發達時代可畧分爲二時期：第一期思想出於摩訶婆羅多中之世尊歌 Bhagavadgīta，第二期則漢譯金七十論原本所見之思想也。今言其第一期立二元論，蓋卽依古代梵卽我之說，先以自性從屬於我後來我之權能範圍縮小，次第變爲心靈的，於是自然界之根本唯有自性，而神我自性相對矣。數論原語由計算思擇之動詞構成，意云思擇世界本體同一而歸束到神我也。

禪那教由泥健連他若提弗怛羅 Nirgranto Jnāti Pufra，譯云離繫親子者所創立。離繫乃離煩惱繫縛之義，卽彼行者之號，親子則其族子之義也。其人生於迦下流吠舍釐 Vaikāli 城附近之捺荼補羅 Kundapura，出刹帝利族，三十一歲

出家十二年間修諸難行而得正覺。後二十九年間遊化吠舍釐、摩揭陀 Magadha，至七十二歲，卽釋尊在世之時而逝於波婆 Pāvā。凡有辰那 Jina、多他伽多 Tathāgata、摩訶毗羅 Mahavira、佛陀 Buddha 等名號，如次卽云勝者、如來、大勇者、覺者也。其教認四姓之別，用十二淨法 Saṃskāra，同於婆羅門教，惟斥吠陀，禁祭祠殺生，又無殊於佛教。又佛教有過去二十四佛，此教則有過去二十三勝者。其他兩相出入者猶多，尤以涅槃 Nibbāna, Nirvāṇa 一義比較易見。佛教涅槃多從消極方面以言，此宗涅槃則多從積極方面以言也。因其勵行生物保護與苦行之故，在不厭苦行之印度，遂大佔勢力。由佛教以前興起，至佛教久滅之今日，猶得若干之信者焉。於此宗外，當時有唱無神論、撥無因果論等，佛典中常稱爲六師外道 Satthirthakaraha，則不必皆有勢力，教義詳細今亦無考也。

在當時印度既充塞苦行之徒與空談之輩，一般有識之士漸覺其非，而思求一真實解脫之道；又從哲學以見我之本體而得解脫，乃但限於四姓（婆羅門 Brah-

mana 剎帝利 Kshtriya 吠舍 Vaishya 須陀羅 Sudra) 之前三，然因版圖增大，非阿利耶族之第四姓倍見增多，不與以解脫之契機亦覺與道理相違。於有乘氣運而出現於印度東北部釋迦族中者，發揮其偉大感化，及於百世，遍於異域，蕩蕩乎莫能名；此一大教之師主即佛陀世尊 Buddha bhagavān 也。世尊生於西紀前六世紀之前半，壯而觀世相之苦，求解脫之真，既成正覺離一切煩惱，乃漸對他宣傳自證之法，而其說教之根本形式每不外苦集滅道之四諦。如是四十五年間，於恆河兩岸，不論種姓貧富，以平等心而弘教，至八十歲入滅。

第二章 佛滅後佛教發展之概觀

佛入滅之年代，異論紛繁，難以精密考定。今姑據最足信用之「衆聖點記」逆為推算，而定其時為西歷紀元前四百八十六年。此後無幾，佛弟子間對於佛陀觀、人生觀、及世界觀等，漸有變化，而成保守與改進之二派。佛滅後滿一百年，（西紀前三百

八十五年）佛教遂分裂爲上座大衆之二部。此二部中又或尊傳承而無於創改，或重理論而於解脫宗教之教義漸趨於煩瑣之思辯，或主實行而輕視議論，主張各異，逐次分裂。至佛滅滿二百年（西紀前二百八十五年），遂有十八異部。及後阿育 Asoka 王（西紀前二百六十四年灌頂卽位）時，佛教得王之歸依保護，廣弘於印度內外。王子摩哂陀亦傳教錫蘭，爲佛教南傳之嚆矢。晚近學者爲研究之便，恒以錫蘭及由彼流傳之緬甸暹羅等處，佛教爲南方佛教，而印度大陸及其他亞洲各地佛教爲北方佛教，卽依於此。

爾後至西歷第一世紀之末約二百五十年間，關於佛陀菩薩 Bodhisattva 羅漢 Arhat 之性質及教理，智、斷、修、證、因果，立說大有變化進步；惟仍存古義，以入涅槃得羅漢果爲當面之主張，未行「一切有情成佛」之教也。西紀第二世紀，迦膩色迦 Kanisika 王漸調和佛教各派，並雜採波斯等西域各地之宗教，龍樹 Nagajuna 卽際此時覃思佛教而大唱緣生法皆空無所得之中觀思想，於是大乘 Mahayana

(摩訶衍)之名稱弘布世間，即一切有情成佛之教也。其成羅漢之教，相對貶稱而名小乘 Hinayāna，亦自此始矣。

後迄西紀第四百年，婆羅門教與梵文學復興，佛教亦蒙其影響，蘊釀重大之變化。小乘諸宗中如說一切有部，亦與大乘相並而發達。自此大乘教大別爲二種，謂顯教與密教。顯教有二大潮流：最初起者爲龍樹之中觀宗，以俗有真空爲了義。其次起者爲無著 Asaṅga 之阿賴耶 Alāya-Vijñāna 緣起論，又名瑜伽 Yoga 宗，以三界唯心爲了義；是皆主智的大乘也。其外有發揮感情信仰的方面而成極廣意味之他力教，禮佛稱名，加持祈禱，專恃衆生信心與諸佛攝受而期往生淨土，此即密教之起源。其始創之年代與地方今皆茫然無考，唯在龍樹時代即已胚胎，則事突也。自西紀第四世紀無著世親 Vasubandhu 以後，小乘漸衰而大乘發達至於頂點。至西紀第六世紀頃，秘密教頗露頭角，而由一部分之佛教徒大成其說。試由教理之方面言之，則顯教以無明緣起爲根本義，理平等而事差別，事理未相卽不二也。密教反此，立本